四書溫故錄

四書溫故餘目次七

趙佑學

計共一萬二千字

讀孟子法

讀孟子。當先知孟子之心。昔之疑孟刪孟者。皆不善讀孟子。不能深求孟子之心。故妄議其歷說齊梁以王。將置周天子于何地。此雖司馬文正之賢。猶不免于惑。則他無責耳矣。蓋孟子之心。猶是孔子之心也。孔子作春秋。曰天子之事。故其義主于尊王室。誅亂賊。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蓋無日不思維周道者。及孟子之時。而周益孱。至于諸侯放恣。處士橫議。三綱九法之淪胥。有加甚于春秋者矣。孟子願

學孔子求所以捄正之以爲此非口誅筆伐之所可爲功也則莫若從其本而治之因其欲而動之本者何仁義王政是也欲者何王是也當時諸侯之各自爲王而絶不知有天王者由于不知仁義也故之梁之齊發首即導之以仁義行王政聖王之行仁義初非有計功利之心謂其足以王而爲之也然而不可以律當時之諸侯王使徒與之言仁義言王政將舉當時之最大且急者而攻之去之孰有大于去王號朝天子者乎孰有急于絶貨利罷爭戰者乎求衛其

所甘而亟嘗以所苦非惟彼必枘鑿吾言而以爲不足聽即言之者亦自覺其鯁喉觸諱而不可言是立見敗也不得已與言仁義王政之足致王以歆動之且與言好戰好貨好色之舉無害于王以極喩之彼方以其假王日求所謂眞王而不得一旦聞有可以致王者而信之行之之蔑彼破一分之惡即天下蒙一分之福庶仁義王政得漸復見于天下且人特患不知有仁義耳果能知仁義以行王政則必且知仁之莫大于親親義之莫大于尊君畏天命而樂人和自

不至于爭鬬其民以刼奪其上雖與之以王將不義而不居梃而撻天下之不當王者不待勸矣夫何患于三川之窺九鼎之問哉故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于對梁王爲歆動之言實天下萬世之公理而孟子之本心也然尚引而不發及乎對齊王之毀明堂而盡發焉觀其啓口言王者之堂王者孰謂謂周王也以明此周天子朝諸侯之堂非人臣之所得毀也但在修行王者之政此堂雖百世常存可矣已而舉文王之治岐古之行王政

者多矣。獨舉文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者也。文爲殷之諸侯。猶齊爲周之諸侯也。自耕者九一以下。皆殷先王之政。紂廢之。文獨修而行之。以例于齊。則皆周先王之政。未見其不可行也。文以岐行殷先王之政。而不能保殷之不亡。遭紂虐也。齊以齊行周先王之政。而持之周王未嘗如紂。并有可以爲湯武之人也。未見其不可終保周也。孟子所以望齊王者至矣。豈唯望齊王。并以望天下之諸侯王。故曰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于天下矣。

又曰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于天下矣皆獨舉文王夫以文王之德百年猶未洽于天下曾是七年足爲政于天下然尚揣是言之者一則以歆動天下之必明仁義之效一則以示爲諸侯當法文王之克守臣職以俟天命也豈唯望天下之諸侯并以望周之王周之所以戎于列國終至不祀者非天下亡之漸非秦亡之皆周之積自頽失以亡也故其述詩曰殷監不遠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又述孔子曰能治其

國家誰敢侮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皆傷周之心所爲寄也夫周之見侮舒極矣其不足與永命復興亦明矣天之所壞不可支也然而父母有疾人子誰知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及其旣絕猶皐復焉況一息尚存哉是故劉子萇叔之謀臣子之忠也而衛彪傒之徒譏之不幸萇見殺而劉以憂死使小人得以藉口皆人必之壞非天必壞也而孔子且于其時有爲東周之志孔子豈智出小人下哉孟子之于齊梁僭亂之君而猶應其聘盡無異赴公山佛肸之召

固非不知當時之君無一可以當五百年治平之數也。聖人亦盡其心而已矣。至無可如何。而後歸其說于天。又不得已。而後托之七篇之書。以仁義王政告天下萬世之王者。不得其心。而妄以議之。何足與讀孟子哉。

孟子齊梁先後辨

史記言孟子道旣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岐注孟子作題辭全主之以爲孟子游歷先後者書本末故于首章見梁惠王徒曰孟子去齊老而之魏于齊宣王問桓文章文中之曰孟子仕于齊齊不用乃適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爲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後之學者莫不從之獨顧氏日知錄據竹書紀

年以孟子實先梁後齊而斷史記之誤其言甚析竊以孟子書明明先梁後齊七篇皆出于當時非徒紀言亦兼紀事必不得倒易次第以滋後惑趙氏亦猶史記而爲之說歟予非必狥顧氏之信竹書而違史記然果孟子先齊後梁而建篇欲先仁義則齊宣王章發首尊仲尼黜伯功正所謂述仲尼之意者其中言保民推恩仁義之事詳哉盡之何在而不可以建首也亦還以孟子正之可耳蓋戰國雜亂史文不備太史公掇拾編纂其于年代事蹟不能無舛錯良非

一端。今即魏齊兩世家。並戰齊威王卒。當梁惠王之
二十八年。而子宣王立。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與齊
宣王會平阿南。惠王數敗于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
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三十六年。惠王卒。子襄
王立。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此即齊世家宣王七年
與魏惠王會平阿。明年魏惠王卒。明年與魏襄王會
徐州之文也。足明孟子至梁去梁。乃齊宣王七八九
年間事。至十八年。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
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

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復盛。惜不及孟子。而言上大夫。卿也。曰不治而議論。即所謂無官守言責者也。竊意孟子至齊。當在此時。明是先至梁。後至齊。若依列傳先齊。則豈在宣王七年以前耶。而試質之燕世家。是將燕君乃文公繼以易王。安得遽有燕噲子之事。此以史記証史記。而知其非者也。然齊世家又稱。宣王十九年卒。子湣王地立。而伐燕取燕之事。皆失載。僅略見于燕世家中、以爲齊湣王事。其稱燕噲立、齊人殺蘇秦。而齊宣王復用蘇代云云。

明燕噲實在宣王時也。王燕噲屬國于子之。太子平謀攻子之。乃突有諸將謂齊湣王云云。又有孟軻謂齊王云云。而實之湣王年中。又全無之。明是事實欲遺惜亂。所齊宣在位年數不的。燕文公十九年齊威王卒即宣王立文公二十九年卒易王立十二年卒噲立三年乃屬國子之即此可見齊宣不止十九年蓋有誤讀前王年數爲後王者亦如汲書紀梁惠王不止三十六年也無怪乎其與孟子不合之多也。獨惜孟子去齊在燕事後。趙氏即欲狗史記。胡不考是時梁惠王前卒已遠。孟子何能更之魏見之。而徒曲爲之說。此又以孟子証史記。而知其非者也。

故曰遷以孟子正之而已至顧氏必據紀年以梁惠有改元之事孟子非三十五年至梁而襄王乃哀王此則索隱亦嘗及之以爲不能詳考者抑亦可以不必矣夫

孟子疏辨

十三經注疏。疏孔穎達賈公彥最爲不可及。邢昺次之。以孟子疏爲最下。其書不知何人作。而妄嫁名于孫奭。宋儒無斥言之者。近世儒者。咸謂之僞孫奭疏。亦未深明其何以僞。予讀孫奭孟子音義序。體裁有類孔氏。而簡潔過之。全非作疏人手筆。其題曰音義序而已。未嘗稱疏也。曰。唯是音釋。宜在討論。曰。集成音義二卷。未嘗言作疏也。故曰。雖仰測至言。莫窮于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乎發揮。則知孫氏正本止就經

文及注爲之音釋且僅二卷本末有疏其所釋非第字之本音本義而已亦時就章句有所證明存示異同與陸德明釋文彷彿無取更有疏也趙氏之爲孟子題辭末曰章別其指分爲上下凡十四卷卽今各卷題各章首正義曰下所載此章云云以爲提綱者也語多與衍時復用韻與全疏絕不類蓋皆趙氏原文卽在各章注末音義亦相綴屬而今槪棄本來勦爲疏首反割分音義之爲章旨者于疏尾則爲自作疏而自音之從古豈嘗有此疏中皆經皆注極多非

復孔賈之遺甚至不顧注文竟自憑臆立說與其音義又時相矛盾豈有一人之作而忽彼忽此者孫氏肘心詳愼音義可採者十五六而疏不能十二至其體例之蹐駁徵引之陋略乖舛文義之冗蔓俚鄙脩䆗比比朱子嘗指爲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語載四書釋地莊嶽條中其實豈止名物之失哉則未知孫氏之不及自爲而假手其人歟抑孫之名盛而遂有僞託之者歟然而文獻通考乃稱孟子音義正義共十六卷鼂氏曰皇朝孫奭等採唐張鎰丁公著

所撰參附益其闕古今註孟子者趙岐之外有陸善經奭撰正義以趙註爲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爲子等無執中之類大中祥符中書成上於朝所謂十六卷合音義二卷正義十四卷爲數也云孫奭等蓋即音義序中所列王旭諸人也云奭撰正義以趙註爲本亦卽序言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今既奉勅校定仍據趙註爲本者也則止是校定文字而其下隨經以唯是音釋云云何嘗有撰正義之語奭之兼取善經

非止子等無幾中如折枝陸云折艸樹枝之類亦節存音義中耳疏則仍依趙何嘗一及陸也豈爽同則有正義本爲見所經見者耶陳氏曰舊有張鎰丁公著爲之音俱未精當爽方奉詔校定撰集正義遂討論音釋疏其疑滯備其闕遺皆即摘錄音義序語而添撰集正義四字非其實也又崇文總目謂陸善經以孟子本七篇因刪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煩重者復爲七篇云則知今注本之不復載章指蓋即因于陸然爽既仍據趙爲本則不從陸刪必矣胡乃沒之

于注而竊之于疏。又知其必不然矣。孫氏生宋初。晁
氏陳氏馬氏。皆相距甚。後其書雖僞。或者不加細別。
朱子既明其非矣。又嘗採其一二條。遂以到今不廢。
傳之既久。非唯注多竄失。并疏亦錯脫不完。獨音
義具存。倘堪考見其眞贋之實。不佛時時襍筆其間
乃今之監本孟子。猶合併題曰宋孫奭音義并疏。可
勿辨哉。

孟子疏辨二

汲古閣本于各經絕無訂正之功多有外訛之失世徒以古書善本希不得不取諸毛氏耳其于孟子注不載音義直題曰宋孫奭疏其序曰孟子正義序前半篇與今監本所列序同後半篇自惟是音釋下改易增損其言臣奭前奉勅與某某等作音義二卷已經進呈今輒罄淺聞隨趙氏所說仰效先儒釋經爲之正義云云全與今本別唯末四語仍同由陳氏書錄解題似孫氏因撰正義而并及音釋由閣本則爲

先成音義後作疏要之既爲二書自當各序豈有即前序小變之爲後序之理既有惟是音釋云云明是專主音義乃又云二卷只經進呈即是專爲正義何復鄭重言音釋耶是不但疏僞并序亦妄改失實而矛盾極易見第參校兩序而可知之何明人皆漫無訂正毛氏固不足深論也今監本跋猶稱孫疏與趙注相復明援引經傳原委畢該羽翼之功不在趙下全似不分皂白語又言孫氏音義有裨後學而各本與監本俱闕焉未載特爲披章逐節各以類從用資

省覽則知孫氏本書久屬單行今始與疏合一其發分旨義之爲章旨者于疏尾致有割裂舛錯乃出今人之失又在僞疏之外然亦因此而是非得以對薄明也

梁惠王

明經可以正史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秦用商君地東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自是亦稱梁王亦稱魏王而孟子獨稱梁不一言魏則是時必有因遷都而并改國號之事亦如索隱引紀年韓哀侯滅鄭而徙都之遂改號曰鄭故戰國策謂韓惠王曰鄭惠王猶魏徙大梁稱梁王然是已史記文有不備耳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則似惠王未嘗生稱王者質以孟子

之文又知史記之失實也自惠王立後屢有與秦齊韓趙戰敗失地之事獨不一及楚事惟至襄十三年始書楚敗我襄陵蓋即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邑八集註作七邑以証南辱于楚者竊謂惠王之年必自有爲楚辱事而史遺之未可即移襄以就惠也朱子豈亦從竹書之紀以惠王不止三十六年襄年皆惠年歟則孟子亦非惠王三十五年至梁歟然通鑑仍主史記此等處固當闕疑

不日成之

趙氏注。不與期日。自來成之也。鄭氏箋。不設期日而成之。箋期猶限也。不與不設。皆言不預爲設之意。古者工必計日。左傳宣十一年。蔿艾獵城沂。量功命日。注。命作日數。昭三十二年。士彌牟營成周。量事期。注。知事幾時成。皆于事前預爲期限。文王使民不勞不急。急于成功。未嘗限日督促。而民樂趨之。故曰不日成之。又曰經始勿亟。卽申不日意。庶民子來。申攻之成之意也。此皆舊注之細稳切事者。唯毛傳云不日

有成語稍渾疏仍以不設期日已有成功申之集註始創爲不終日至爲詩集傳又衍以倏然而成四字用超法若神靈之所爲一語綴足其下殆乎託意鬼神然者然考靈之訓善故孔安國書傳于弔由靈不靈承帝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苗民弗用靈皆云善也詩靈雨箋亦云善蓋猶好雨之謂其兼神言之者如黃帝生而神靈之類則與明同義故序說民樂文王有靈德傳云神之精明者稱靈箋云文王化行若神之精明則皆以文王之德言初不繫乎臺成之速

有歸諸冥冥不可得名之意。後世始有以靈為鬼神奇異之稱者。則又謚法靈若厲之靈。不可與文王之神靈相出入也。此靈臺雜說有言堯遊于靈臺者。則似古原有之。依鄭箋本觀臺而曰靈臺。則是文王始爲之。其名或立自經始。或定于落成。要非出民以奉上而孟子特假借嘉名。用著上下同辭之美意在感發時君。更無飾義倘恍倏忽間。若後世小說傳奇家之事。此足明朱子之誤有不必曲為阿私者。故既于詩細言之。而復綴于此。

五畝之宅

事有經生之常談從古相傳以爲然而實不必然者端在善讀書者觀其會通即如孟子屢言五畝之宅不過通率之辭耳民宅至五畝止矣其或過不及皆以是爲率猶之八口之家亦可言數口樹桑言牆下亦可不言牆下也此五畝諒當即在受田百畝中稍區之爲廬舍一切皆聽民之自便可也而趙氏注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今註因之爲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蓋仿諸

漢書食貨志先後鄭禮注時及之經生奉之旣無異詞矣愚竊以爲不確也何則農夫大率田居未必皆有宅在城中城中之地有數勢不能徧容緜遂遠近之民而予之宅鄉曲之民與都邑之民風氣之不相入古今一也豳風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戸皆紀農人居止節次至十月而入此室處第言其不復如前之露宿室卽野之室未嘗云入城也上入執宮功第爲公室官府之役言上入而乘屋仍爲私居非城居也若必令冬入城居歲以爲常三時在田一時

在邑方將盡撤蓋藏紛紜扶挈行同轉徙止若僑寓而小民且多不便殆非先王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之意矣且就志言八家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是公田實止八十畝而二十畝自爲民舍何必假公田之名二十畝亦止一家分得二畝半而已盡公私九百畝之數矣其二畝半在邑乃別增出數外耶抑折除在數內耶而疏不能證明嘗以質諸何休公羊注則亦第云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合爲一頃十二畝半未嘗別有二畝半

在邑者是古說之不能無疑者也

數口之家

注農夫上中下所食多少各有差故總言數口之家
案此義活動可補入集註然則後章言八口亦第舉
其多者耳非必泥于上次農夫

易耨

注芸苗令簡易也語可補入集註蓋耨非止鋤非種
凡正苗之叢生橫出者皆去密從疎去斜留直則土
氣聚而易條達也治也之訓厥惟易其田疇爲合耳

七八月之間

朱子注孟子與詩集傳多有異者如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即其一端不用胡氏之夏時冠周月也及詩傳則取之後來家鉉翁說春秋正朔遂全主時月但不與蔡氏書傳一氣家氏至并左氏之春王周正月一切非之且謂朱子作集註在前晚年深悔之不及改今就此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言之若是夏正之月則豳風八月其穫月令七月登穀是時安得尚言苗耶餘皆前儒說辯之不更及也

釁鐘

釁者厭祭之名古人用釁之禮不一注但引周禮太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及天府上春釁寶鎮寶器之文疏謂古者器成而釁以血所以厭變怪禦妖釁釁鐘之釁謂之釁亦治亂謂之亂之類也語頗可存亦稍引周禮一二事以廣注然固未能詳備今案左傳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興讀爲釁月令孟冬命太史釁龜筴雜記下成廟則釁之其禮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

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衈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又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大戴禮亦有釁廟獨爲篇其具在周官者大祝天府而外春官則有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小祝掌釁祈祝號龜人上春釁龜雞人凡祭祀禳釁共其雞牲夏官則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小子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釁邦器及軍器羊人凡祈珥釁積共其羊牲圉師春除辠釁廄秋官

則士師凡刉衈則奉犬牲犬人凡幾珥用駹可也司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服成注皆以祈即刉字珥即衈字用毛牲者刉用羽牲曰衈皆取血以釁之事釁之者神之也先鄭則釁讀曰徽謂飾美之也是凡器物皆用釁龜玉亦釁之廟社皆用釁主亦釁馬廄亦釁之豈非止為塗其郄其牲則以羊為大亦用豚犬與雞獨未有言牛者牛為牲之最大不輕用也此以一牛而用牛又可改易明非禮之正經定制亦見古禮失之一端孟子則第就事論事而已

折枝

以折枝爲案摩手節解罷枝也劉峻廣絶交論折枝舐痔譏用其意折艸樹枝陸善經也集註採諸孫奭音義而從陸尚不如文獻通考載陸筠解爲磬折腰股更簡淨自然蓋猶今拜揖也筠在朱子後所不及採耳元人四書辨疑以枝與肢通謂斂折肢體爲長者作禮與徐行後長意頗正竊其意而衍之今之作考證者不察謬謂其譏從趙疏則疏以當有此意馬氏珩餘臨川人生平篤志孟子著翼孟音解也

十一條深思互考云云然如讀樂酒同樂山樂水之類亦尚無關要義至以論舜生卒覩槿弓語之孰近孰遠孰信孰疑爲古今所未及此則與許說足添一健証者惜其書今罕傳之

寡妻

注寡少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八妾從以及兄弟義同毛勝鄭詩疏所謂嫡妻唯一故言寡也蓋此與禮孤寡書寡兄本殊彼皆自稱之辭此爲追頌文王太姒之德何庸代致謙稱乎若鄭以寡有爲賢稱又不

必耳八妻者諸侯一娶九女也時文王未為天子亦較關雎箋左右謂三夫人以下者有斟酌唯御于家邦御享也則全異未詳所本朱子詩傳從毛讀御為迓故訓迎孟子集註從鄭讀馭故訓治亦覺兩岐矯謂御即馭意無庸另釋詩細具之

莅

莅涖一字論語作涖孟子作莅穀梁傳莅者位也並無作蒞者僅一見于集韻云同莅別無意義誣據此俗書不可從而近人多用之

今也制民之産

或問明君制民之産。如下五畝之宅云云是也。治古法既壞。但有奪民之産。未有能制民之産者也。孟子何以于今無異辭。蓋凡古法變易之初。未嘗不託于權府制宜之說。是故齊作內政。晉作轅田。魯作邱甲。用田賦。鄭作邱賦。固皆以為制民之産也。雖至如李悝之盡地力。商鞅之開阡陌。莫不以為制民之産也而適使其仰不足以事。俯不足以畜。為其本不從民起見也。夫彼自不為民。亦何樂使至此。而不知其必

使至此也爲夫制之非其制也雖然此猶孟子之所謂今耳若人後世井法既萬無可復限民名田之議亦有不能行民生田宅一切皆民自營之上之人聽其自勤自惰自貧自富自買自賣于其間而惟征科之是計安問所謂制民之產民亦無取乎上之制何也立一法反增一擾也宋之營田制置諸使其已事已然則善長民者又將以何爲知本乎盍審諸

饑飢

俗書亦各有因案古以饑備之饑從幾食飢渴之飢

從几食本截然也推按字形殆以幾期也期食而不得食故以爲凶年几中虛故以象空腹歟孟子梁惠王章與齊宣王末節語同如數口八口七十者老者自是隨意立文而彼兩作饑此兩作飢若二字之可通用者然其他言飢渴飢餓言饑歲齊饑仍不相混則前有訛也今遂不加細別減筆俗字多而機譏之類亦謬從几不知机飢几之加偏旁禮設机而不倚與機全別如斯例者亦佩觿示兒等編所不勝究矣

管籥

注管笙籥簫。管非笙。籥非簫。而以爲舞者。其類大同。故通言之。杜預亦有籥管也之注。取易知耳。然籥有吹籥。有舞籥。舞籥也執之以舞。而不吹。先儒多不審別。故于春秋爲入去籥。誤以無聲有聲立說。予嘗辨之。此注引或曰籥若笛短而有三孔。詩曰左手執籥。以節衆也。亦誤並吹舞之籥爲一。蓋未察經言者之無涉于舞歟。此章疏頗有得。孔穎達大意處如云。鼓樂者。蓋鐘以止。爲體。鼓以作。爲用。故凡作樂謂之鼓

衆也鐘鼓言聲以其聲之單出故云聲也管籥車馬言音以其音之雜比故云音也車馬亦謂之音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故也聲之與音合而言之則一別而言之則單出爲聲雜比爲音詩云嘒嘒管聲此言管籥之音是聲音之通論也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鄒忌鼓琴卒授之國政是安知與衆樂樂耶孟子所以陳其與民同樂之意也雖無關經要亦爲明析聊附錄焉不以其淑慝置之

文王之囿

文王必不得有七十里囿之理。而孟子以爲於傳有之。非正答也。案公羊成十八年、築鹿囿。注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疏以爲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今考孟子及注。並無此文。唯僞疏稱傳云。天子之囿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小國二十。蓋出毛詩傳。與何注又異。然周禮王制。皆未嘗言王囿度數。竊恐天子百里之囿。亦非正則也。何也。天子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以爲御。自近

郊遠郊鄉遂都鄙縣稍無非井牧邱乘之區又況為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者二十一五十里者六十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則爲供御于王者亦有數矣若復斥其十之一以爲囿得不奪經界之正而妨任土之宜先王必無是也稱此而言何況諸侯何況文王乃疏妄謂七十里之囿是文王爲西伯時又謂三分有二宜有七十里之囿此無論有二非卽有其土地卽有之文王豈遂侈大爲之哉而集註猶不免用人其間則惑也

以遏徂莒

以遏徂莒。卽詩以按徂旅之異文。旅與上其旅。皆謂師旅。疊句相韻。詩中多有。而孟子旅作莒。猶之按作遏。非有異義。趙氏不察詩上文明言侵阮徂共。而注爲以遏止往伐莒者。則添出莒國在阮共外。此與毛王之以旅爲地名。鄭箋之以阮徂共爲三國名者。皆古說之誤。乃音義闕。而僞疏直援春秋紀子帛莒子盟于密。以莒者密之近地。詩言密之衆。孟子言密之地。其皆同也。剌謬不經。全不思春秋之密在東。詩之

密在西邀不相涉。春秋莒是國。而密是邑。安得以莒爲密地。注言往伐莒者。即非莒爲密地之謂。亦與注戾。既知詩言密之衆。安得與言密之地同旨。又適自相矛盾。可嗤。雖然。或曰。毛傳以旅爲地。王肅亦然。似與此莒非無可證者。曰若是。則王肅何爲不援此莒以證彼旅之誤。若于此見古人之不免于誤。而猶知慎也。蓋此詩舊說乖錯多端。自當以朱子集傳爲定耳。然而羅氏路史。方且以詩連二旅字爲重韻不文。斷斷然執明密之文。斷徂莒之實爲密事。而

而欲以改詩以彼博極羣書曾未達于全詩文王有聲適駿有聲終風且曀不日有曀韻例并不考地理術須之在安定不讀孔疏文王所伐諸國皆其西伯統內而妄移而之東也則亦無責于作僞疏者夫疏于文王事昆夷注引詩昆夷兌矣惟其喙矣者謂其大與詩注不合又據箋有文王伐昆夷之文謂文王始初事之卒不免故伐之始初之時乃服事殷之時云云意似直糾注違欲效范甯之于穀梁而不知其全不當理趙注何以必與鄭箋合耶

文王事昆夷與服事殷何涉服事殷又何有始卒之別耶餘亦多鄙倍姑不具論論其甚者耳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宫

此蓋齊王館孟子於雪宫而來就見也賢者即謂孟子與梁惠之問不同亦有此樂乎隱然自誇其禮遇之盛有未可多得意孟子亦然應之曰有明其為事之常不足矜也非但賢者應有凡人皆樂有因急申言人不得以警動之舊讀有人不得連為一句自非集註得大意

轉附朝儛

轉附朝儛之無確攷。趙岐時已爾云皆山名。又言朝水名也。蓋爲不定之詞。疏言諸經未詳是已。乃又據梁時顧野王釋云。㵱水名。出南陽。悉誤㵱爲儛。是以朝儛同爲水。出南陽之㵱水。見說文。本作潕。通作舞。漢之舞陽舞陰。皆以此水名縣。舞陽屬潁川郡。舞陰屬南陽郡。即知與齊無涉。顧氏突以合之。嘗考山東青萊諸郡邑志。于轉附朝儛。或山或水。或二或四。都無徵信。自當闕疑。近應城程大中四書逸箋六卷。好

搜僻異其述金仁山云海上之山潮至如舞故名廸舞孟子雜記云衛有朝歌齊有朝舞俱以俗好嬉遊而名其地朝如朝夕之朝樗附必海旁之山言其宛轉依附于海也搜芬蠻無謂所以見集註之慎

方命

此與書之方命圮族一也漢書傅喜傳引書作放命似古方放字通故馬鄭王讀方音放謂放棄教命孔傳則云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好此方直之名則以方字斷讀并從爾雅此說也蔡引孔

又作好比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豈唐本書傳誤比爲此賴逆誤破讀所之抑邪本非邪均之不如此注讀方如字訓逆之正故集註因之蔡傳從之而引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蓋即此疏凡物圓則行方則止行則順止則逆語所出蔡又謂廢閣詔令亦與放棄教命意不殊紀此以申孔傳書異讀考所未備

畜君

畜者長養之名古人上下通用之禮祭統孝者畜也順于道不逆于倫是謂之畜注謂順於德教疏畜養

也合之檀弓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與事親得並言養則此言畜君取諸長善育德無足異者又孝經疏釋名云孝好也好之言愛足明以好釋畜之一貫注則言臣易君謂之畜疑易乃勖字勉也今言畜止蓋本易大畜有止健之文疏謂止而畜之能畜止剛健亦是以止爲畜非以畜訓止

文王治岐

注于九一何言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疏引周禮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司市國凶荒則

市無征而作布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川衡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罰之司厲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藁此而推之則關市非無征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非不孥也而文王必無之者蓋亦權一時之宜不得不然耳故孟子於宣王之一時亦引之以救弊矣案此段疏較他處已爲條達然未知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正與孟子此文吻合鄭注謂古者爲殷時則正是紂廢其法而文獨修

行之、非但權一時之宜、其與周禮異者、緣自諸侯去籍後、必更多有竄易增損、故孟子言班爵祿亦多不合、此文又孟子所屢言、非獨以告齊王、揆其情理、周公制作、必無背文王、孟子議論、亦必無背周禮、直是周禮有不可盡信處、王制注、亦姑從爲之辭耳、分別觀之可也、

世臣親臣

春秋之天下、壞于世卿、戰國之天下、壞于遊士、世卿衰、而遊士橫矣、蓋自鄉舉里選之法廢、諸侯不貢士

于天子、則王朝之上賞之賢、大夫不貢士于諸侯、則公耦多濫充之數、其勢不得不取材昵近、是試私人因其父兄、及其子弟、貴口可以領者、碩鴻儒徒以困草莽、尹氏、武氏、仍叔之子、聖經備書以示譏、魯之三桓、鄭之七穆、衛之孫甯、宋之華向、齊之國高崔慶、皆始以親建、繼成世及、遂典兵擅命、至于横不可制、覩弑逐爲故常、然猶以宗支顧忌、未嘗無終始休戚之心、不至輕移國祚、唯晉、則以翦削公族、專任異族、欒郤胥原狐續慶伯、後先消長、至羊舌氏滅、公姓蕩然、

六卿吞併爲三、而遂有韓趙魏之分、田和之篡姜齊、亦乘同室之戈、積詐力取之、已乃交懲尾大之禍、不尊以世、一變而取諸客、而遊說傾危之士、得以雜遝其間、二三百年來、單門寒畯之倫、老死窮巷而不得逞者、居然揚眉吐氣于諸侯王之庭矣、彼其不辨禮義、不由學校、朝東暮西、忽進忽亡、唯金玉錦繡之攫取、本不關休戚其君、遑恤其國、而人主信之、以其詭辨之雄、可備任使、反或假以權數、其骨肉、刑戮其枝舊、及乎一旦間生、而方倚爲爪牙者、旋夷爲土芥矣

猶且不悟、上下如市、其有一二閒孝貴戚亦復虞行、招納爭樹黨援耤食客之多才謂能得士以自重固、彼安知所謂士之非士哉、蓋風氣之積漸然也、于是前之患在親臣世臣者、後之患又在無親臣世臣、然而世主卒不悟其非、求其本也、夫庸勳親親、德之大者也、棄德崇姦、惡之大者也、固非親之不可任、而臣之不可以世也、親不可任、則周公奚爲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臣不可世、則何以惟茲有陳、則商實而崇伊巫保乂之功、古之人君官不及私暱、爵罔及惡德、非

以親而世之惟以賢而親之世之故爵祿公人才至知此則視無非賢皆吾親雖微賤疏遠可引而親可延于世也不知此而惟矯易其術不反其本迄無以收得士之效而且受其害則又于是咎士之不可進非士之不可進也夫七國之遊士非必能亂人國也彼原不足以言士士非其士則臣非其臣又安足與言親言世是皆其君之不知察以失所進也故當是時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

不治而議論，齊稷下盛至數百千人，宣王之視齊殆自以爲極人才之數矣，而白孟子深觀其間，直謂之國無人焉，非無人也，無賢也，上不明用賢之實，下非有爲國之忠，徒豕交于一時，將獸散而不顧，誠深哀之而切諭之，觀于春秋之所以亂，六國之所以亡，秦用商鞅范雎以強，卒用呂不韋以亂，斯高以亡，不任賢則有親臣世臣，且不可以國，而況無之者哉。

左右諸大夫

左右不可信，固已，諸大夫皆王昔者所進，其中豈無

一二爲王之親臣，皆有佐王進賢退不肖之責，何以亦不可信，正緣王之失人，非一昔滿朝佞諛罕可倚試，孟子言此，即王無親臣之實，特爲齊王戒，而非謂國君進賢皆當如此盡屏耳目，自矜獨照也，蓋此事全在君心誠則能虛，已明則能知人，總包一慎字中，否則國人豈能自達于王，王亦豈能徧國人問之

湯放桀證

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論古事不言湯武放伐不爲不知人，宣王之問，度也窺覦之志隱然矣，而孟

子應之甚閒緩若不相喻也者、遂勿不可遏而直言
可乎。夫王豈不知其不可彼其陰圖吞併積非朝久、
誠討周之微弱不成其爲君、而齊之強力不難乎爲
湯武矣。然而不能不存其名、曰臣、曰君、蓋是時、七國
人人優爲之、而卒逡循不敢先發者、徒以此名耳、徒
以此名之易爲天下所借耳、則甚矣名之大也、知其
名、則可與伸其義、直拒之曰未聞弒君可矣、而必先
極喻以紂之惡何亦虐也、以喻周也存周也、君必如
紂而後爲天下之所棄、臣必如湯武之過桀紂、而後

爲天下之所歸稍不如則皆爲天下僇而已矣今夫周之不成周亦甚矣然而其名猶存焉未嘗有殘賊天下之惡如獨夫之得罪于天下自春秋十二王及茲唯是肅闇不振禮樂征伐之類壞以至諸侯放恣相王而莫之問由周言當責周由臣言當責諸侯也諸侯無一而不可誅者周則何可誅之有假使周非君猶不當誅而況儼然曰君而漫言可乎哉人第知孟子與王言爲對君援紂所以警不君不知孟子乃對王之爲臣言所以警不臣所以存周也

按戰國唯司馬錯論伐蜀、魯仲連不帝秦、猶知有周天子、文亦理直氣壯、周最說秦以攻周之不利、則怵之以齊、其說齊則怵之以秦、當時天下大勢在秦齊、彼箝衡其勢、孟子一裁以義、卒使天下罕有加兵臨周之事、以秦之暴、至于西周君自獻其邑猶受其邑而歸其君、王赧壽終、始遷九鼎、周之亡、與夏商異、蓋未始非空言之力云

孟子見齊宣王

一書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蓋以雪宮館孟子、而王

就見之也、再書孟子見齊宣王、則孟子之往見也、孟子固有自見王時、故有將朝王之書、但召則不可耳、

則何如

此何如、正言愛人不如愛木、若下節則何以異于教玉人彫琢玉哉、當看教字、教與使不同、使是委任之意、其如何彫琢之、自在玉人、教則欲用我法、即上從我意、故注言、是爲教玉人治玉也、教不以道、玉何由美好、國何由治乎、似較今註加明、

鎰

雖爲鎰注二十兩爲鎰疏引國語曰二十四兩爲鎰禮云朝一溢米注亦謂二十四兩今注愼爲二十兩案儀禮喪記朝一溢米莫一溢米字本從水不從金注疏皆云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不云二十四兩釋文則云滿手曰溢蓋不足據以糾注誤唯此處言二十兩後所臻問章又言二十四兩爲與耳史記燕世家子之遺蘇代百金正義曰瓚曰秦以一鎰爲一金孟康曰二十四兩爲鎰則與後注同集註獨從前注今之考證以說文鎰益同數登于

十則㶁更爲倍之謂鎰則趙氏之言二十兩爲有義是也考晉語黃金四十鎰注二十兩爲鎰亦無四字僞䟽指証全非

遷其重器

案此即樂毅報燕惠王書之故鼎反乎歷室者也註作楿室此從國策其上文稱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于寧臺大呂陳于元英則不惟及燕所有而并遷齊所有其即所謂亦遷而已之一端哉疏不能指証集註亦畧

旄倪

注旄老耄也倪弱小倪倪者也音義丁云上音耄下音鷖老也評注意倪謂緊倪小兒也按此集註所用緊倪羊子鳴聲故音鷖引爲注証而不從丁疏忽緊爾雅云黃髪倪齒壽也然則趙注云倪弱小非止幼旄之弱小亦老之有弱小也今相矛盾惟其出兩手故然如此類正不勝稽偶舉一耳

閧

閧非春秋書法所有此本兩國構兵戰而敗績以鄒

及魯者罪在鄭也不書其戰與敗而變文言鬨深惡其蠻觸忿爭略之也音義鬨張胡弄切云鬨聲從門下者下降切義與巷同此字從鬥丁豆切與門不同剖析甚好以考字書求韻會毛氏曰當作鬨从鬥从共鬥音鬭兩土相對兵杖在後象鬭之形廣韻曰今與門戶字同其實非也正韻孟子鄒與魯鬨揚子一鬨之市皆有兩音後人傳寫誤从門案正韻之說非是市不出里巷揚子之一鬨自當从門音巷或以市聲喧譁而從門則讀兩音可也若孟子此文專主鬭

聲從門便是別字有何兩音乃今字書門門二部猶並引此文坊俗訛亂若此類者比比矣

孫氏并苛作者其交際何必音云御正體却字或作卻誤案御說文節欲也从卩谷聲盖卩即節字谷亦欲之省故以爲止義不受義韻會云俗作却又訛作郄史記天官書兌而卑者郄本御字後變爲却又轉爲郄也與孫氏同自六書訛易郄詵郗鑒之姓音宋儒已不免譏後世至并辭御之御與欒郤之郤從卩從邑之不辨轉類却字以別之而

却遂爲御之正體其他以變爲正亦頗有不得不然若孫氏所辨別甚多凡專釋字而于經注無關係所不錄故附見此條于此

從之者如歸市

吳越春秋幽人父兄子弟相與負老攜幼揭釜甑而從古公君之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而民五倍其初詩天作箋亦有其文疏不知所出遂之以補註闕今人但知成邑成都之爲舜事也

後喪前喪

孟子喪母于齊。此時已在去齊後。故臧倉以爲言。可見孟子鄒魯宋滕蹤跡。俱在齊梁事後。不獨陳臻問前日之不受今日之受。爲明文也。前喪遠矣。或有援此文以疑題辭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爲不實者。蓋此說本出列女傳。採摭儘多舛訛。若孟子喪父甚早。方在匍匐孺子時。厚薄原非其所得主。即曰小人之譏詆不類。樂正何遂令胡。恐亦旣長之事。躬自稱家爲之耳。孔子少陳俎豆。天生大賢。自殊凡俗。何至嬉遊墓間。與市井見伍。如劉向所紀乎。但事關

聖賢久相熟爲美談正不必多事獻爰也

吾之不過魯

觀魯侯之于嬖人如響斯應則其平日之庸闇受制已深即一見孟子必不能行其道不足謂之過也乃并此虛拘之過不可得殆著書之志由此而決歟然謂七篇必皆自著則如魯平滕文之稱謚未必其死皆在亞聖前題辭疏載唐林慎思已先昌黎言之